

汉译经典

031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 心理学与文学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冯川 苏克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31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冯川 苏克 译

# 心理学与文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与文学/(瑞士)荣格(Jung, C.G.)著;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ISBN 978-7-5447-2285-8

I. ①心… II. ①荣…②冯… III. ①文艺心理学-文集

IV. ①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5127号

**书 名** 心理学与文学

**作 者**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冯 川 苏 克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孙文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285-8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王洛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尹吉男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 川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 川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渊冲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吴正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汪剑钊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中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臧仲伦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 译者序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当代心理学家。他在许多方面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帮助奠定了精神分析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影响所及不限于心理学而包括哲学、美学和文艺。由于缺乏研究和介绍，对于他的全部学说应如何评价，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关他的专门研究至今仍是空白。这里，我想就其与文艺有关的思想，做一尝试性的分析阐述。

## 一、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它贯串了荣格的全部理论。

荣格本来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后来因为与自己的导师发生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国外有的学者认为：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基本分歧“是关于力比多的实质问题。弗洛伊德主要把力比多理解为性爱，荣格则把它看做普通的生命力，性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sup>①</sup>本文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基本分歧，在于对无意识的实质和结构的不同理解。正是基于这一不同理解，荣格才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概念：集体无意识。

按弗洛伊德的理解，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童

---

<sup>①</sup>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中文版，358页。

年生活中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医疗实践的检验：当他以诱导的方式让病人说出那些压抑和潜藏在内心的被遗忘了的经验时，病人的症状立刻大见减轻甚至完全好转。弗洛伊德因而认为：无意识主要是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的集合场所，因而具有个人的和后天特性。

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种看法。他认为：“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9[1], 3—4)<sup>①</sup>荣格批评弗洛伊德虽然看到了无意识往往具有古老的普遍的形式和性质，却仍然赋予无意识以完全个人的特性。

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是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它是先天的、普遍一致的。如果仍然用海岛来做比喻的话，那么，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面下由于潮汐运动而显露出来的部分代表个人无意识，而所有孤立的海岛的共同基础——那隐藏在深海之下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这一想法贯串于荣格的全部思想，而成为其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导致了他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同弗洛伊德的意见分歧。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假设，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呢？它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还是一种纯粹的臆想呢？应该说，并不是完全没

---

<sup>①</sup> 为避繁冗，本文凡引录《荣格文集》英文版文字，出处均用数字注在文后，前一个数字指卷次，后一个数字指页数。

有依据。如果弗洛伊德有关个人无意识的假设（这一点已为科学界普遍接受），其依据主要是医疗实践，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假设，依据的则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神话学。荣格注意到：某些表现在古代神话、部落传说和原始艺术中的意象，反复地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文明民族和野蛮部落中。例如，在许多民族的远古神话中都有力大无比的巨人或英雄，预卜未来的先知或智慧老人，半人半兽的怪物和给人们带来罪孽和灾难的美女……这些神话意象往往具有结构学上的类似。此外，在宗教和原始艺术中，还常常有以花朵、十字、车轮等图形所象征的意象，荣格把它们叫做“曼陀罗式样”，认为它遍布世界各地。荣格举例说，在罗得西亚旧石器时代的岩石画中，有一种抽象的图案——圆圈中一个双字。这种图像叫做“太阳轮”，“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今天我们不仅在基督教的教堂内，而且在西藏的寺院里也能找到它”。“既然它产生于车轮还不曾发明出来的年代，也就不可能起源于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毋宁是某种内心体验的象征。”（15，96）荣格据此推断：在这些共同的原始意象背后，一定有它们赖以产生的共同的心理土壤。正像神话病患者的梦、幻觉和想象揭示了病人的无意识心理一样，这种“集体的”梦、幻觉和想象，这种反复出现的、超个人的原始意象，也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一致的深层无意识心理结构，而这，就是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这里不能不说到荣格的研究方法。荣格多次强调，他的研究结论都是建立在感性经验之上的，绝不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玄学思辨。但荣格所说的经验却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而毋宁是一种内心体验。荣格的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荣格的研究方法，是尊重精神现象，承认心理现象（如想象、幻觉、梦等）在重要性和真实性上丝毫不亚于物理现象。这些研究者（例

如约兰德·雅各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sup>①</sup>

确实,荣格特别重视对梦、幻觉和想象的研究分析。他并不把它们看成是现实的歪曲的反映,反倒把它们看成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就可以窥见人的心灵,荣格为此涉猎和研究了大量的神话、传统、原始艺术和文学作品,并以此作为研究人类共同心理结构和心理运动规律的主要途径。应该承认,荣格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别开生面的,他因此而发现了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心理原型。

原型(archetype)这一概念,荣格有时把它同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相等同。例如他在解释原始意象时说过:“原始意象,有时也称之为原型……它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是共同的。”(6, 443)又如他说:“为了解释我们知觉的这种一致性和规律性,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这样一个与决定着领悟模式的要素相关联的概念。正是这一要素,我称之为原型或者原始意象。”(8,136)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者亦认为,原型与原始意象这两个概念是等值的。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混乱和矛盾,从而使许多人相信,荣格的心理遗传理论是建立在表象(包括观念和意象)可以遗传这一设想之上的。而这种假设,又正是荣格本人反复表示过不能同意的。实际上,原始意象与原型的含义尽管比较含混和接近,荣格也经常交替使用它们,但在更多的场合,都区分了这两个不同概念。大体说来,原始意象与原型的区别,有些类似于康德的“构架”与“范畴”的区分。原始意象介于原型与意象等感性材料之间,起一种规范意象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而原型则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原型是体,原始意象是用;

---

<sup>①</sup> 参看约兰德·雅各比《荣格心理学》,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二者的关系既是实体与功能的关系，又是潜在与外显的关系。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对原型加以说明，则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假设就只是空论和幻想。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9[1]，4）“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8,133）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的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对这种先验形式，可以从心理学、哲学、美学、神话学、伦理学等不同方面去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荣格把原型理解为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荣格说：“原型是领悟（*apprehension*）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8，137—138）他认为心理活动的这种基本模式是人类远古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precipitate*）和浓缩（*condense*）。荣格说：“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原始意象（按：实际即原型——引者）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并因而是它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6,443—444）这里，荣格所提出的显然正是今日人们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这一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荣格个人的气质却是反对任何决定论和独断论的，正因为如此，他又转向另一方面，即从生物本能的演化，从生命的内在性质和固有规律去寻找答案。荣格说：如

果我们把无意识原型仅仅理解为外部经验的产物，理解为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模式，那我们就错了。因为感觉本身是杂乱无章、没有联系、没有条理的。感觉材料能够有条理有秩序的出现（例如以因果关系的形式出现），这本身就证明了人类心理具有自主性和某些先天综合能力。心理的这种自主性、统一性和先天综合能力，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不能被看做是周围环境的产物，而应该归因于生物体的固有性质和内在规律。“我们被迫假定，大脑的一定结构，它的奇特性质，并不能仅仅归因于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同样应该归因于生物体的奇特的和自发的性质，归因于本身固有的法则。”（6，444）这样，荣格对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已经越出了社会历史的范围而进入自然和进化的领域。

从哲学的角度，荣格把原型理解为“纯粹形式”，既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又类似于康德的范畴。荣格认为，那些在神话传说、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实际上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自画像”（self-portrait）。这种自画像具有“象征”和“摹本”的性质。象征和摹本虽然可以有种种变化，它们所象征和摹写的原型却是不变的。这颇有些类似柏拉图“理念”和“理念摹本”的说法。

的确，如果停留在简单的类比上，我们不妨说，集体无意识就是柏拉图的“灵魂”，而原型也就是“理念”<sup>①</sup>。但实际上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荣格固然承认，“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9[1]，4）但他却赋予了新的解释，使它不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实体而具有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的含义。荣

---

<sup>①</sup> 一个有趣的类比是：柏拉图的“灵魂”是两性同体，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两性同体。荣格用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男性的女性心象和女性的男性心象，而心象实际上也就是“灵魂象”（soul image），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作为最重要的原型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正如男性和女性的灵魂作为同一个灵魂的两半，存在于柏拉图所说的“灵魂”之中。

格说：“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仅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9[1]，332）荣格反对对原型作“天赋观念”的理解，而主张它只是产生观念的“天赋可能性”。他反复强调：“决不能设想有所谓‘天赋观念’这类东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性，即一些产生幻想的先决条件。它们有些类似于康德的范畴。尽管这些天赋条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内容，它们却给予那些业已获得的内容以确定的形式。”（10，10—11）在别的地方他也说：“没有天赋的观念，但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限制了最大胆的幻想，它把我们的幻想活动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15，81）从这些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莱布尼茨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影响。

但荣格的原型毕竟不等于康德的范畴。范畴仅仅规范认识（知性），原型却要对思维、情感和直觉等一切心理活动发生影响，荣格反对仅仅从认识和逻辑思维的角度去理解原型，把原型理解为认识的先决条件。他一方面借鉴康德，同时又批评康德。他认为近代哲学仅仅从认识论出发，把原型还原为很少几个受逻辑限制的知性范畴，这种做法是有害的，因而主张恢复原型在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中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在柏拉图哲学中，原型作为形而上的理念，作为样板和范型，被赋予很高的形而上的价值……中世纪哲学从圣·奥古斯丁（从他那儿我借用了原型的观念）的时代一直到马勒伯朗士和培根，在这方面一直立足于柏拉图哲学的基础”，然而，“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以来，‘理念’或原型的形而上的价值逐渐败坏了。它变成了‘思想’，变成了认识的内在条件……最后，康德把原型还原为有限的几个知性范畴”。（8，135—136）他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原型变形为理性概念，本能也披上了理性动机的

伪装。在这种伪装下面，原型几乎不再能被人认出，尽管它仍然在发挥作用和影响。

实际上，荣格的理论更具有现代哲学的色彩，它的出发点不是笛卡儿的“我思”，而更接近于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我在”。荣格提出 self 这一概念，就是要代替 ego，对“自我”作更广泛的理解。self 和 ego 虽然都可以译为“自我”，但 ego 只是意识的主体，self 却是包括无意识在内的人的全部精神和人格的主体，显然，荣格更重视这个人格的主体，这个感性血肉之躯的主体。惟其如此，荣格才强调原型和原始意象绝不仅仅只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是同时涉及想象、情感、直觉等一切心理活动，荣格这样做，实际上是要为包括无意识在内的人的感性争得地位，把人的心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从而深入追寻其基础到人的自然本能和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原始心理结构。正因为如此，所以荣格的理论被认为是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了对人性、人的本质的理解，被认为是“涉及对人的存在的深邃态度”，表现了他“精神和心灵的伟大”<sup>①</sup>而受到普遍的重视。荣格本人也因此而享有盛誉。

## 二、原始意象与艺术幻觉

如前所述，集体无意识是通过原始意象，作为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赖以产生的心理背景和心理土壤而推导出来的。因此，对原始意象的理解，应该是理解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的一把钥匙，而由于原始意象直接涉及幻觉和艺术想象，涉及神话与艺术起源，涉及审美体验与艺术创作，所以它又是沟通荣格基本理论（集体

---

<sup>①</sup> 原载《分析心理学杂志》，转引自《荣格文集》卷9（1）扉页。

无意识及其原型)和文艺思想的一座桥梁。

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来源于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它们本身不过是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心理结构的产物。他说:“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遗迹,“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可以)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宽阔然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漫淌”。(15, 81)

荣格在这里是要用远古时期的社会生活经验来解释人类心理结构的形式和原始意象的起源。这当然是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正如前面所曾提到的那样,荣格虽然并不否认原始意象来源于经验,但对于经验,荣格却坚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荣格提出“内心经验”(inner experience 或译“内心体验”)这一概念,以区别于对外部世界的经验(experiences of the external world),并在这样区分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内心经验,赋予它以神话的和神秘的色彩。

按照荣格的想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 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这种无意识心理从后面和从内部影响我们的意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从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15, 136)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艺术家自我的艺术。

以毕加索的创作为例，荣格解释了意象如何来源于内心经验和幻觉。荣格说：“毕加索的艺术是一种‘非客观艺术’，它不与外部世界相吻合而主要来自内心经验和幻觉。非客观艺术主要从内在世界中汲取其内容。这所谓内在世界并不与意识相吻合。因为意识中容纳的有关对象的意象，正如人们普遍看见的那样，在外观上必然符合于普遍的期待。然而毕加索的对象却完全不同于人们普遍期待的样子，而且是如此之不同，以致它们似乎根本不涉及任何外部经验对象。”（15，136）因此，毕加索的艺术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不可理解却不等于没有意义，“它们以一种粗糙的和近似的方式，表达着一种在今天不为人知的意义”。（15，136）正因为它表达的意义不为人知，所以它是一种象征艺术。它象征的是一个不同于白昼世界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觉到，却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到。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深邃的和无穷的魅力。

荣格反复强调，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他说：“当我说到‘意象’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外部对象的心理反映，而是……一种幻想中的形象（即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只是间接地与对外部对象的知觉有关。实际上，意象更多地依赖于无意识的幻想活动，并作为这一活动的产物，或多或少是突然地显现于意识之中。”（6，442）如此看来，审美意象也只是间接地与审美对象有关。美不仅不等于审美对象（客体），而且也不是对这对象（客体）的反映；它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自发的，是不由意识控制的。单凭这段话，意象仿佛是无意识自发活动的产物。

但荣格也并不那么绝对，他并不否认意识在产生意象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荣格的看法，内在意象虽然是由来自最为变动不

居的源泉的最为变动不居的材料所组成的复杂结构，却并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混合物，而是一种自有其意义的单纯的产物。意象的形成并不仅仅依赖无意识，也要依赖意识，它是作为整体（同时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情况在一瞬间的凝练的表现。“意象无疑表现了无意识心理内容，然而却并不是其全部内容，而仅仅是那些在一瞬间集合起来的内容。这种集合，一方面固然是无意识自发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意识处于某种瞬间状态的结果。意识的这种瞬间状态总是刺激之下的有关材料进入活动，而与此同时它也抑制和制止不相干的材料进入活动。”（6，442—443）因此，意象是意识和无意识在瞬间情境中的联合产物。

那么，与审美活动有着重要关系的原始意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是被什么样的意识处境所唤起和激活的呢？荣格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根据散见的表述，似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个人意识受到抑制。例如在梦中或者精神失常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时候意识或者完全丧失或者处于松弛状态，失去了对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控制，那些潜伏最深、性质最为古老的原始意象随即显现。

二是根本不具有个人意识。例如在原始人那里就是如此。原始人受思维发展的限制，尚未形成主客体对立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人与世界、个人与集体是浑然不分的。原始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集体生活；而且，在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交互感应，使他无法分清哪些是心理现象，哪些是物理现象。所以原始人的意象是一种集体意象并具有真幻莫测的性质。

三是超越了个人意识的局限。例如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如此，这时候艺术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人类的灵魂对全体人类说话，欣赏者被这种声音所感动，也忘记了自己作为个人的

存在，敞开心灵接纳着从内心深处唤起的完全是集体性质的审美意象。

我们看到，荣格在这里，主要是从具体科学的角度，对产生意象（包括审美意象）的心理机制进行探讨，其中不乏富于启迪的意见，值得我们借鉴和深入研究。例如，意识的瞬间状态，是否与以某些信息的方式储存在无意识中的经验、记忆、印象、情结、愿欲等有对应关系，它们与作为符号象征和信息载体的艺术作品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这些信息的接收和反馈机制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所有这些都需深入探讨。沿着这一方向，也许终有一天会对审美心理过程作出精确的描述。

但荣格却并不满足于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的阶段。在荣格看来，现象并不能从现象中得到解释，经验也并不能从经验中归纳出来。在现象和本体、经验与超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一座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架设起来的桥梁。这种瞬间的沟通只有借助于幻觉、直觉和想象。科学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科学越是发达，人们的精神越是空虚；人们也就越需要幻想，越向往科学解释不了的神话。荣格认为：幻想在现代生活中，是取得心理平衡和心理补偿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幻想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原型，它们有权利要求得到满足。如果过分地压抑了幻想，则有可能导致心理失调和精神崩溃。对幻想和想象的重视（以及对原始意象的分析），使荣格的研究走入神话学领域。

荣格认为：神话作为现代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的起源，是人类精神现象的最初的、整体的表现，是原始人的灵魂。而在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神话的消逝，人类也就失掉了灵魂，成为科学的奴仆并陷入痛苦的精神分裂。荣格说：神话“不仅代表而且确实是原始民族的心理生活。原始民族失去了它的神话遗



产，就会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那样立刻粉碎灭亡。一个民族的神话集是这个民族的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9[1]，154）为此，荣格不惜呼唤神话以拯救人类，用某些神秘的说法来补偿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心理失调。

荣格认为：以往的科学总是摆出一副启蒙的架势，不遗余力地要把神话和幻想驱逐干净。但科学这种自诩为绝对真理的做法，由于本身符合某种神话原型，所以最后也不过是一种神话。科学虽然是一种神话，但由于它采取敌视别的神话的立场并且为现代人所普遍接受，因而给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灾难，现代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正因为他们远离了自己灵魂的故乡，而要帮助人们认识并返回自己的故乡，这一重任在今天，也许只有由心理学来担当。

荣格说：“艺术幻觉……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对于它，人类由于自己本身的软弱可以轻而易举地缴械投降……这究竟是另一世界的幻觉，是黑暗灵魂的梦魇，还是人类精神发端的影像？所有这些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15，90—91）正如康德宣布物自体不可知一样，荣格也认为幻觉和内心体验的本原是不可知的。“幻觉代表了一种人类情感更深沉难忘的经验……不管理性主义者怎么说，幻想无疑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它不是某种外来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不是别的事物的朕兆，它是一种真正的象征，就是说，是某种真实的然而尚未知晓的东西的表达……幻觉的性质究竟是物理的，心理的，还是形而上的，我们用不着忙下结论。幻觉本身心理上的真实，并不亚于物理的真实。人的情感属于意识经验的范围，幻觉的对象却在此之外。我